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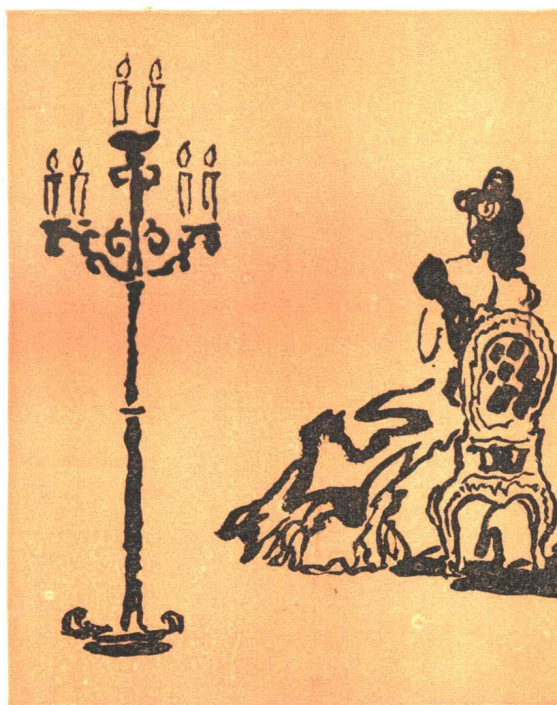
一场夜宴

莫泊桑短篇小说集

李青崖译



花城出版社



莫泊桑短篇小说集

李青崖译

一场夜宴

花城出版社

1967/02

一 场 夜 宴

李青崖 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经 营 书 店 发 行

肇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1 插页 200,000 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4,000 册

书号 10261·404 定价 1.10元

内 容 提 要

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莫泊桑，是十九世纪法国的杰出作家。他除写长篇小说、诗歌、文艺评论外，还创作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解放后，虽曾先后出版过李青崖译的和郝远、赵少侯译的两种莫氏中短篇小说选，但只收进其中短篇小说的一部分。

本书收进上述两种莫氏中短篇小说选没有收进的短篇小说共三十篇，它们是由著名翻译家李青崖先生译的，其中一部分是他早年的译作，一部分是他的遗译。

这些小说，题材多样，有的揭露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有的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有的歌颂人们纯真的爱情，鞭挞那些玩弄爱情的丑恶行为，有的描绘了当年普法战争的情景。莫氏的这些小说，具有较高的写作技巧，文笔幽默而辛辣，把人物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对我们了解法国人民过去时代的生活与斗争颇有益处。

序

李健吾

青崖同志是我的前辈。我在上海住过二十年，曾经多次相会。他为人和蔼可亲；从事译作，勤奋认真，一直让我崇敬。得老友先艾信，惊悉他已在十年动乱中去世。这样一位大有成就的学者，不得善终，让人痛心。

他的儿子李颢同志，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解放前夕，我的三个孩子同时得了伤寒，我们无法料理，就把他们兄妹三人送到靠近苏州河、乍浦路一家市立医院，最后小女儿导致肠穿孔，转到外科急诊，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就是李颢同志。日前和从文老兄聊天，我提起李颢，他说李颢在苏州医学院，现在出国讲学去了。这和先艾信上提起的李颢，可能是同一个人。如今李颢同志约我给他的父亲翻译的《一场夜宴》（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集）写序，我能力有限，但从感情上是乐于应命的。

青崖同志生于1886年，殁于1969年，遇难时的详细情形虽不清楚，想必受到百般凌辱，被迫害致死的。以译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闻名的李青崖同志，临到高龄，还遭到这么一个悲惨下场，实在不堪设想。

花城出版社要出青崖同志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集》，我为译者喜，更为读者庆。选集共收了30篇，其实青崖同志译的远不止此数，不过是“选”集，也就不能要求太高。

莫泊桑以短篇小说闻名于世。在十九世纪，以短篇小说闻名

的，俄国有契诃夫（1860—1904），美国有爱伦·坡（1809—1849），还有霍桑（1804—1864）。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以诡异见称，成为侦探小说的开山鼻祖，对法国现代派起了巨大影响。我在大学读书时，非常喜爱他的诗歌、小说，我写的《坛子》，就受到他的小说的影响。霍桑在中国以长篇小说《红字》著称，短篇小说反而不为人知。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是美国十九世纪后期的马克·吐温（1835—1910），他的长、短篇小说以幽默、讽刺见称。在这些名家中间，只有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的意境近似。契诃夫本人是一位医生，莫泊桑是福楼拜（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的学生，象义子一般尊敬老师。

福楼拜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莫泊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他继承了福楼拜的精细的观察，文笔却没有老师的酷刻要求，因而也就格外自然，清新流畅，平铺直叙，蕴而不怒，用语准确，他的作品同情无辜受害者，娓娓道来，发人深省。对中国读者来说，在全面理解现实主义（一般多把他归入左拉一派，即自然主义）方面，是大有裨益的。

青崖同志如实地译出了莫泊桑的风格，是翻译界的高手。花城出版社即将付印他的《一场夜宴》（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集），是给读者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对泉下的译者也是可以告慰的。

目 次

序.....	李健吾
残废者	1
姹荔.....	8
马尔德茵	22
珞莎丽·白吕唐	31
无益的容貌	36
那一场忏悔	59
父亲.....	68
那块柴	79
矮小的兵士	85
模特儿	94
我的妻子	102
休矣	111
许丽乐曼	119
魔鬼	130
霍尔唐司女王	140

一场夜宴	145
友人约瑟	161
巴囊斯那个朋友	168
畏惧	176
一桩买卖	185
一个女人的漂泊史	193
一个杀父母者	201
潭	209
孤儿	218
那只破船	226
恶面包	240
上校的意思	247
战栗	255
那一顿年夜饭	262
施乃甫的历险	278
编后记	李巨川 287

残 废 者

这件偶然的事，是我在一八八二年遇着的。

我那时候刚好在一乘空的客车的角上坐定，便把车门关好，希望可以独自蹲着；忽然那车门又打开了，于是听见一道说话的声音：

——请您留心，老爷，我们刚好在轨道交叉的处所；上车的梯子又很高。

另一道声音回答道：

——你一点不用害怕，洛朗，我可以去挽那两只扶手。

随后，便有一个戴圆顶帽子的脑袋出现了，末了两只手攀着那些垂在车门两侧的毡带皮带之类，慢慢地有一个肥大的身体伸上来，而那双脚在梯子上弄出一阵象手杖触着地面似的声响。

等得这汉子把他的身躯放进了车箱的时候，我便望见他裤脚管里面有一只木腿的黑漆头儿，立刻那另一只相同的杵样的东西也跟着上来。

这旅客背后又出现了一个脑袋，并且问道：

——您弄好了吗，老爷？

——弄好了，孩子。

——那末，您的包裹和木拐都在这里。

于是一个神气很象老兵的仆人也跟着上车来，他两只胳膊夹

着一大包用黄纸或者黑纸包着并且缚得很伏贴的物件。他把这些物件一样一样放在他东家座位高处的那只网子里。随后说：

——都在这里，老爷。一共是五件；点心，玩具小人儿，铜鼓，木枪和鹅肝冻。

——这很好，孩子。

——祝您一路平安，老爷！

——谢谢你，洛朗；祝你身体好！

那汉子关好车门便走开了，于是我便来端详我的同车人。

他大概三十五六岁，尽管头发几乎是全白的；佩着勋绶，蓄着髭须，身体很胖，——我们看得出这原是一个强健好动的人，一场残疾改变了他好动的习惯，才到了这种肥胖地步。

他擦了擦额头，嘘了几下，很正面地瞧着我。

——烟草的味儿碍您的事吗，先生？

——不碍，先生。

那眼光，那声音，那面目，我都认识。但是在哪里呢？在什么时候呢？我一定早就撞见过那汉子，和他谈过，和他握过手。这些事的日期已经久了，很久了，已经在雾层里失踪了，——我的神智仿佛在这雾层里摸索种种回忆，却又如同追踪一些飘浮的幻影似地始终擒不住。

他也一样，现在，用一个略能记忆而不完全记得的人的一种顽强态度盯着我看。

我们的眼睛被这阵执拗接触所拘束，便都换了方向；后来不到几秒钟，又都被那个正在工作的记忆力的坚强神秘的意识所引，重新互相对视起来，于是我说：

——先生，与其我们彼此偷着互相端详一个钟头，倘若我们

一同来思索我们从前究竟在哪里会过面，那岂不好一些吗？

那位同车者欣然回答：

——您很有道理，先生。

我报了我的姓名，职业：

——我名叫亨利，姓朋克赖，身任法官。

他迟疑了一下子；后来，用那种和思想紧张程度相合的眼波和音波说：

——喔！一点不差，我从前在潘塞尔家里遇见过您，这是战前的事，到现在是十二年了！

——是的，先生……喔！喔！您是勒瓦烈中尉吗？

——是的……我在失掉我这双脚的那一天，并且已经是上尉了……这两只脚，是被一颗飞着的炮弹在半途上同时一下子刷掉的。

于是我们又互相端详起来，现在我们有互相认识的必要了。

我毫无遗漏地记得从前看见过那个长身玉立的小伙子了，那时候，他用一阵敏捷美妙的奋励姿态，领跳种种的舞蹈，并且我记得还有人加他一个“长颈喇叭”的雅号。但是在这个明晰地显出的形象后面，依然浮着一点擒不住的东西，一件我曾经知道而又忘却了的历史，一件被人加过一阵善意而短暂的关注又只在脑海内留下一个几乎不可察觉的痕迹的历史。

那历史里面是有爱情的。我因这一点而在记忆的深邃处重新找着了那特有的感觉，但是这感觉，仅仅可以和一只野兽的脚在地面上留给猎犬的嗅官去辨别的气味相比。

然而，那些模糊的影子渐渐明晰起来，于是一个少女的面目在我眼前出现了。后来，她的姓氏如同一枚燃了的爆竹似地在我

的头脑里爆发了：曼黛尔小姐。现在，什么事情我都记得了。这确是一件情史，不过平凡一点罢。这个少女爱上了那个小伙子，当我从前遇见她的时候，并且还有人向我谈过他们快要结婚。他本人仿佛很陶醉很舒服似的。

我举目向着那个网袋，其中，这位同车者的仆人所搁的种种包裹，因为车子的动摇正震动着，于是那仆人的声音如同刚才说完似地回到我的心上来。

他说过：“都在这里，老爷。一共是五件：点心，玩具小人儿，铜鼓，木枪和鹅肝冻。”

那样一来，顷刻之间一部情史已经自行编好了，并且在我的头脑里展开来。这情史并且也象我读过的种种一样，其中有时是一个青年，有时是一个少女，在身体上的或者财源上的危险之后，娶了他的未婚妻或者嫁给她的未婚夫。所以，这个因战事而残废的军官，在打仗之后重新寻着了那个在往日以身相许的少女；而她呢，坚守旧约，就委身了。

我承认这是体面的事，只是简单了一点，如同世人承认书本上的或者戏剧上的献身的结局都是简单的一样。当我们读着或者听着的时候，仿佛自己素来是属于豁达一流，竟可以用一种热情的欣喜，用一种奇异的兴奋去牺牲。但是第二天，当有一个穷朋友跑来向您借钱的时候，您的神情却很不好看了。

后来，忽然另外有一个设想，一个比较现实一些而诗意却不很浓厚的设想，代替了那第一个。也许他是在战前结婚的，在那颗给他断折双腿的炮弹未酿横祸之前结婚的，而她呢，含悲忍耐，备尽看护慰藉和维持那个丈夫的责任——可怜他去时是那样美而健的，到了归来的时候，却只剩下了那双被斩断了的腿，那

身不能活动而忿怒和痴肥的残体。

他是有福气的呢，或者受苦难的呢？一阵需要，一阵始则轻微，继乃增长，终竟不可抵抗的需要，强迫我去认识他的历史，至少要去知道那些主要之点，使我可以猜度他所不能向我说或者他所不肯向我说的那些话。

我一面思量一面和他谈着。我们交换了一些平凡的话：末了，我举目向着那个网袋，心下想着：“可见他有三个儿子：点心是给他老婆的，玩的小人儿是给他小女儿的，铜鼓和木枪是给他儿子们的，鹅肝冻是给他自己的。”

我忽然问他：

——您有孩子吗，先生？

他说：

——没有，先生。

我陡然觉得惭愧，如同我闹了一个大岔子似的，于是我接着说：

——请原谅我。我当初听见您的仆人说起玩具便想到这层。因此不假思索便自以为是了。

他微笑了，随后他喃喃地说：

——没有，我并且没有成家。我在预备者的地位上蹲着没有动。

我装出忽然记得了一样。

——喔！……对呀，当我认识您的时候，您已经订了婚，和曼黛尔小姐订了婚，我记得。

——对呀，先生，您的记性真好。

这一来，我格外胆壮了，于是接着说：

——好说，我仿佛又记得有人说过曼黛尔小姐早已嫁给……
嫁给……

他安然说了这个称谓：

——弗勒赖尔先生。

——对呀，就是这样一件事！对呀……我并且记得因为这件事，才听见有人谈到您内心的创伤。

他对面瞧着我；终于脸红起来。

他那副滚圆而素被血液润作霞意的脸，那时候竟格外绯红了。

他热情地回答我——那种陡然而来的热烈态度，正是一个人在每逢辩护一件事前在自己智慧和自己心里已经失败，而又希望在舆论上取得胜利的事的时候用的啊。

——那是一种错误，先生，拿弗勒赖尔先生的姓名和我的相提并论。当我在前线上失掉双脚回来的时候，可怜！我从没有答应她来做我的妻子，从没有。本来那是做得到的事吗？一个女人为之结婚，先生，并不是为着假装大度，却是为着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要伴着一个男人过活；那末，倘若这个男人是象我一般变了形状的，这女子算是因为嫁了这个男人，便取得一种要延到死期的痛苦了！唉！种种的牺牲，种种的坚贞，我都明白，我都赞叹，但这都是有界限的；但是一个女人谢绝她所希望的一生幸福、种种喜乐、种种梦想，去满足虚荣，我就不赞同了。我每逢听见我卧地板上有我的木拐之类的声响，那阵由我每举一步而生的不断声响，我一定气得几乎要去扼杀我的用人。您相信我可以让一个女人去忍受我所不能忍的事吗？此外，您想想罢，我那双没脚的腿好看吗？……

他不说了。向他说什么呢？我承认他见解不错。我能够诽谤它，蔑视它，说它不是吗？不能啊！然而，这样合法度合真象而又合情理的结局，不能满足我诗兴的欲望。这些英雄式的小人物，竟引起一种被我认为罕见的美满牺牲，于是我竟因此失望。我陡然问他：

——弗勒赖尔太太有子女吗？

——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我之带玩具就是为他们。她自己和她的丈夫，待我都很好。

列车已经在圣日尔曼山的坡儿上上行了。它过了山洞，进了车站，便停止了。

我正要去扶那位残废的军官下车，那时候，忽然有两只手从车箱的门口伸进来：

——早安，勒瓦烈。

——早安，弗勒雷尔。

在这个汉子背后，有一个妇人微笑着，她兴高采烈，风韵犹存，举着那只带着手套的手给勒瓦烈道早安。一个小的女孩子靠在她旁边，欢喜地跳着，两个男孩子用那种渴望的眼，瞧着那铜鼓和汽枪从客车的网袋里被人传到他们的父亲手里来。

这位残废人走到月台上之后，那几个孩子都来拥抱他。随后他们便都走了，而那个小女孩因为友谊的关系，抓住他一支木拐的横撑伴着他走，如同她能够抓住她这个年长的朋友的拇指似的。

妮 荔

——写给约翰·贝洛

那位海军上将瓦雷，仿佛在躺椅上打盹，用他那种老婆子式的声音说道：“我本人有过一件爱情上的小奇遇，事情是很罕见的，各位要我说说吗？”

末了，他靠在他座位上并不动弹地说起来，一面在他嘴上保留着那种从没和他离开过的皱鳞鳞的微笑，那种笑会使人把它与狞恶怀疑的伏尔泰式的微笑一般看待。

—

那时候我三十岁，是海军的尉官，奉了一个到印度中部研究天文的使命。英国的政府把一切必要的方法都交给我，使我能够完满地达到目的，于是我不久带了几个护卫的人，深入这个令人惊奇的异国了。

若是要谈这次的旅行，大概要写二十来本书才够。我穿过一些俨同虚构的异国，我受过一些貌如天人而身居天堂般的宫殿的首长们的款待。仿佛在那两个月的经过之中，我是在一种诗境里行走，骑在一些想象的象背上，游历了一个仙国。我在种种异样的森林的中央，发现了种种幻境般的遗址；对于那些充满着种种想

象的，充满着种种精美得象珠宝，灵巧得象花边而伟大得象山岭一样的建筑物的城市，我得了一种肉感上的愉快——那些寓言式而又天堂式的建筑物，真有一种使人如同钟情一个女人一般钟情于它们的形态，并且使人极愿欣赏。总而言之我竟象维克多·雨果所说的一般，很清醒地在梦境里行走。

随后，我到达了旅行的目的地冈哈拉。那地方在往日，是印度中部最繁盛的城市之一，现在已经很萧条，由一个尊号马当王的酋长统治，这酋长是豪富的，有权力的，凶暴的，大度而又残忍的，一个道地的东方式君王，仔细说来，竟是谨慎而又粗野的，谦逊而又嗜杀的，他有一种女性般的温雅态度而又有一种绝不慈悲的猛恶性情。

那城市位置在小湖边的一个山沟的里面，为一大群墙垣临水的佛庙所包围。

从远处看，那城市是一个白色的点儿，对着它走向前去，它便大起来。我们便渐渐看得见那些圆顶，那些高高的钟楼和钟楼的尖顶，一切印度式的华丽建筑物的漂亮而精巧的屋顶。

在离城门约有一点钟路程的地方，我遇见了一匹装饰着华丽鞍辔的象，那匹象的前前后后，绕着一队由那君王派来接我的卫士。于是我便在盛大仪仗之下被人送到那王宫里去了。

我本要费点时间拿衣裳着得讲究点，但是那位君王的焦躁却不容我这样做。他们第一步就是要认识我，要知道旁人把我当作娱乐等候的缘故；以后则看情形再说。

我被人引入一座四面全是廊檐的大厅子里，厅里站着一些身着颜色鲜艳而满缀宝石的长袍的人，我的位置，是围绕在一些肤色如铜而服装灿烂的兵士们中央。